

谢新源 著

阳光裹着记忆

手四笔



阳光裹着记忆

谢新源 著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阳光裹着记忆/谢新源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ISBN 978-7-02-008946-8

I. ①阳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12658号

责任编辑 脚 印

责任印制 张文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00千字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7.375 插页2

印 数 1—6000

版 次 2012年3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8946-8

定 价 2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序

谢新源

《阳光裹着记忆》是作家谢新源对他所接触过的女性的一些回忆。他把这些往事都归纳到阳光之下，说明这都是些美好的记忆。一个人的爱憎好恶，能传达他的心灵，作家向我们敞开这扇心扉，是把他最坦诚的灵魂呈现给我们。

据我所知，这是目前唯一一本纯粹写作记忆女性的散文专集。

当然应该尊重女性。我们习惯上的不是装出来给别人看的对女性的尊重程度，代表我们社会的进步程度，也代表我们的文明程度。对女性越是尊重，表明这个社会越是进步、越是文明。

尊重女性，是人类文明的起点，是人类道德的底线，是可以上升到人类的伦理观念这个层面上来研究的严肃问题。

一般地说，欺压女性的人，是最缺乏道德的人；打骂侮辱妻子

的人，必定是品德低下的人。

夫荣妻贵，妻是贵是贱？不取决于妻子本人，而是看她丈夫“荣不荣”，这样的话，最尊贵的贵妇人也没有享受到任何尊重，而是在被歧视。

尊重女性，不可以“翻译成”喜欢女人。在崇尚文明的社会生活中，经常参加、赞助“选美活动”的人，也许他们奉行的是“伪文明”。

尊重女性，出自一种道德、一种修养、一颗圣洁的心灵。它是人类最崇高、最善良的情感的自然流露，冷冰冰的黄金替代不了它，沾满细菌和污物的钞票同样代表不了它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谢新源的这本《阳光裹着记忆》，为我们提供了尊重热爱女性最为动人和值得称道的阅读文本。

我很尊重谢新源。他老老实实，他朴实无华。读罢他的《阳光裹着记忆》，我更尊重他了。

他著述不是很多，也不是专职作家，是依靠业余时间，也就是挤出休息和睡眠时间进行写作的。书中的字句是从他心底流淌出来的，流出的也是一泓洒满阳光的清泉。

书中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，也没有什么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，甚至他说了些什么我也没有记住，我只看见了作家那颗纯净的、善良的、阳光般的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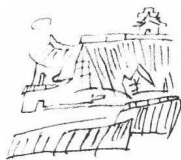
高山上流出来的是清泉，因为高山不曾遭到污染。我们应该努力保持心灵的纯净，让我们的笔下也流淌着美丽、善良的情感。

社会很纷杂，莫名的愤怒和烦恼时时萦绕在心间，读罢一些美好的文字，心境似乎轻松许多。

文字能陶冶我们的心灵。美好的文章同时还是“去污剂”，她能涤荡一切污垢，让生活变得更为惬意一些。本着真善美出发，已经堕落了的人类，或许还是有希望的。

谢谢我的朋友谢新源。

二〇一一年十一月 羊城 东山



目 录

001 · 序 · 金敬迈

001 · 有太阳的冬日

004 · 跟随母亲漂泊

008 · 转动的岁月

012 · 缀满金屑的棉袄

017 · 劫 年

020 · 叫 亲

024 · 烙印进记忆的足迹

027 · 四手剪囍

030 · 戒 酒

034 · 高原红

040 · 格桑花开的声音

055 · 今日连线

072 · 走出九寨

076 · 走进冰心故居

079 · 生命之解

082 · 安妮和她的日记

086 · 缘

091 · 春寒春绿

095 · 疯婆婆

099 · 响亮的鸽哨

103 · 小城之夜

108 · 纯洁的季节

133 · 幸 运

140 · 师 者

152 · 干 娘

163 · 左邻右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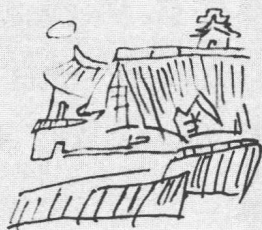
175 · 艺术人生

190 · 戏台上的姐妹们

208 · 火红的年代

224 · 后 记

有太阳的冬日



那是个星期天，父亲在外地工作，母亲嘱咐我写封报安家信，赶着早到五里外的镇上去投寄。

拉开屋门，竟是个初冬少有的暖和天，晚上还落着零零星星的雪。太阳照在雪后的地上，泛着柔媚炫目的光，院子里寂静温馨，我把放下的棉帽耳巴重又扎起。打开院门，却不由得打了个寒噤：门外站着一个蓬头垢面的讨饭人。他看上去三十岁模样，敞胸露怀，左手拄截木棍，右手端只缺边瓷碗，肩头散落着点点雪花，看来是在门外守候多时了。见这光景，我麻利地插上门栓返回屋里。

“咋回来了？”母亲在灶房间问。

“院外站着个要饭的。”

“咋不叫人家进院里来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那你就把这半个窝窝头给送去吧。”

我犹豫不决。连续闹腾了好几年运动，庄稼又年年歉收，几乎家家揭不开锅，要饭的站到谁家门口，谁家就门扉紧闭。

“那你吃啥？”我要出门，母亲把昨天晚上剩下的窝窝头在炉堂里烤热，让我在路上垫肚。我知道母亲不会再做早饭，就掰下一半强留给她。

“我待会儿煮个地瓜。”母亲正在烧开水，她把烤得焦黄的半个窝窝头递给我：“快些去，别冷着人家。”

我无可奈何地接过来，趑趄朝院门口走去。

“旧社会妈妈也要过饭，不是有过不去的难处，谁会这么做！”从镇上回来，母亲将我揽进怀，像以往我做错事那样轻声开导。母亲是嫌我早晨慢待了那位讨饭人。

“要过三天饭，啥都不想干，他为啥不下地挣工分吃饭？”我疑惑地问母亲。

“他是个疯子，得了精神病。”

“疯子？”

“他家过去是地主，有人揪斗他爹，他爹上吊死了，他被气疯了。”



“他家是地主，你也敢送他东西吃？”

“他爹是地主，他不是地主；他是大学生，听说咱全县就他一个。”

我默默无语，抬头看母亲，她尚年轻的脸庞恬静祥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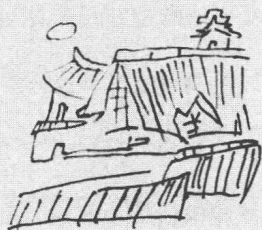
我蓦然醉倒在母亲怀里。之后，那要饭的又来过几次，母亲又送过他不少衣服，是爸爸留在家的。

光阴似箭，转眼过去了几十年，我由那时刚懂事的少年步入中年，许多事情似水流过，都淡忘了，而母亲送给那讨饭人半个窝窝头的情景，我却还深印在脑海中。

难忘，那个有着太阳的冬日。



跟随母亲漂泊



我记事的时候，我家已从西安古城迁至乡下。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，三年自然灾害使国计民生顿陷困境，于是政府鼓励城镇居民迁返农村。母亲和父亲是自愿回河南乡下的，不过母亲并未务农，仍从事她所热爱的河南坠子说唱艺术。故乡方圆数十里，数十座村落，几乎村村母亲都曾涉足。在乡间演唱，虽说不比城里，但由于母亲艺技不凡，过去常常受邀到电台录音，还安排出国访问，行踪不时见诸报端，她所拥有的听(观)者却是更众，受到的款待并不亚于现在的种种“明星”。

那时我五岁，不到上学年龄，父亲忙庄稼活，我在家反倒要拖累他，唯有跟着母亲游走四方了。母亲一行人在故乡的土地上漫游，无须差人着意逐村联络，往往这村没演完，邻村就搭好了台，



派妥了食宿，反复地催促了。有的村，干脆拉来了板车，看完节目，鼓停弦歇，母亲尚在卸妆，几位壮实小伙就忍不住急急跳上台，不由分说，将一应演出用具搬上车就要拉走。这时，口角的事常会发生，双方据理力争，互不妥协，母亲不便劝谁阻谁，争执不下时，她会轻抿鬓发，就地捡起一根细树枝，折成长短两截，一手一握之，背在身后，不慌不忙说，猜阉吧，伤着和气就不好再演唱了。

幸运的一方喜不自胜，学说着母亲刚才节目里的道白或唱段，踩着亮晃晃的月光，心满意足走回村去。第二天，白天无事，母亲除了晨起练嗓、甩板、默唱台词，就是给我讲故事了。母亲出身贫寒，并不识字，台词是靠别人念她一句句背会的，所以，母亲教不了我识字，只好把说唱段子里岳母刺字、孟母断织的故事抽出来，专门讲给我听，语重而心长，我未能识字便先知晓了些为人的道理。

而到了傍晚，你看吧，邻村的打麦场上，或村中那块较大的空地，必汽灯高悬，人声鼎沸。待母亲手持一双檀木板，秀发垂肩，面施薄粉，轻描修眉，淡涂唇红，着一缀满金屑紧身米黄丝绒旗袍，款款走上台来时，千头攒动的场子会立刻鸦雀无声。母亲从从容容，目含浅笑，弯身鞠躬，然后挥动右臂，寂静的夜空中“叭”的一声脆响，又一声悠长道白，夺魂掠魄，听众便自会陶醉在古老

的《说岳全传》或《孟姜女哭长城》等等情节中。而这时，我就坐在台角离母亲不远的凳上，看观众，也看母亲，痴迷地编织着童年烂漫的思绪。

母亲的说唱，伴奏简单，一把三弦，一面皮鼓，再就是她手中那对暗红色的檀木板了。当时，乡间无一村有扩音设备，而母亲仅凭她自幼练就的金嗓子，面对台下千双耳目，音高不嚎，低唱不咽，说则字正腔圆，惟妙惟肖；唱则声情俱有，跌宕起伏。高昂时，台下掌声迭起，阵阵叫好；悲壮时，母亲先自目含泪，声呜咽，台下无拘老少，女皆掩面轻泣，男者或紧攥其拳，或牙咬目张，其架其势，非欲恶斗一场而不能解恨。我的眼眶里亦是盈盈热泪，心灵幼小却盛满了同情和悲愤。

尤其是母亲手中的那双条状檀木板，长不及尺，寸把见方，通身暗红，油光鉴人。两板相击，声可脆、可钝；可轻、可重；可长、可短。且声高可传数里，近不震耳；声轻却清晰，远不觉模糊，端端的一双宝物呢。母亲右手五指操纵着这两块板子，随情节忽而疾如快马奔驰，四面生风，缓则一顿一叩，铿锵有力。间或，母亲干脆停止了说唱，用纤纤细指拨动着这双乌红的木板，声似清泉击石，铮铮从指间流泻而出，空灵飘逸，出神入化。这时，母亲和观众的目光就都凝视在她拍击的板子上，侧耳倾听，仿佛他们此时所有的心绪，都被融化在檀木板发出的声响里，随风而飘忽、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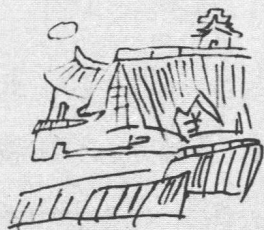


去……

我就是这样，跟随母亲游走四邻八乡，前后三四个年头，接受着民族传统的熏陶和母亲的悉心调教。檀木板敲响的岁月，构成我童年的欢乐，母亲所讲述的故事启蒙了我童年的心智。一九六八年初，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形势骤变，母亲是不能登台说唱了，而我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。此后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坐在无课本的课桌前，耳畔回响的却是檀木板的拍击声。我就幻想何时再能跟随母亲去漂泊，放飞我尚且充满童稚的心灵，亦去作布施人间温暖和快乐的使者……



转动的岁月



母亲那架经年的纺车，好像现在仍嗡嗡地转着、响着，没明没夜地。

年轻时，母亲和父亲生活在西安，虽然说刚刚解放，城中的生活并不那么丰足，但相对乡下来说还是富裕多了。母亲那时在剧团上班，表演河南坠子，很有知名度，工资高些，全家五口人，有她一人的收入基本可保证生活了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国民经济困难，政府鼓励城镇居民返乡务农。父亲是从农村当兵进城的，爷爷奶奶已先后不在人世，乡下空留着一座宽敞大院。我又恰在此时降生，家里多了张嘴，嗷嗷待哺，而居民食品供应锐减。母亲请了产假，在家专门照料我，收入减少了，生活顿时陷入困境。一天，父亲忽然对母亲说：“咱们回



河南乡下吧？”母亲先是一愣，半晌，才嗫嗫嚅嚅说道：“容我想想。”

全家是在春节后踏上归程的。这时的故乡正逢青黄不接，平原上残存着冬的气象。黄河才刚解冻，冰碴儿在昊昊春阳下，闪烁着炫目的寒光，缓缓东流。极目坦荡如砥的原野，麦苗儿或许由于底肥不足，微微泛黄，路旁枯枝依旧，毫无春的气息。生活尽管艰难，乡亲们还是对我们一家表现出了浓烈的乡情，生产队按人头分给了自留地，邻居有的送粮，有的送衣，有的送来了弹好的棉花。父亲用积蓄添置了锄、镰、锹、镐等农具，把哥、姐送入村中学校，独自一人下地忙春耕去了。

母亲才到乡下，尚不识农活，就留在家里操持家务和照顾年幼的我，日久难免显得孤寂。这天父亲下地回来，从阁楼上搬下布满尘埃，已散了架的旧纺车，重新紧了线，安上摇把，给前后轴抹上棉籽油，铰了三只新锭，然后对母亲说：“闲了，就先学纺线吧，我让街屋的二婶教你。”

于是，我们家的夜晚不再那么幽寂、宁静了，屋宇里充满温馨、浪漫。每日晚饭后，父亲和哥、姐忙完手中的活各自睡去，唯母亲像在城里那样，洗漱、梳理、更衣，然后宁神息气，掌一盏孤灯，轻轻放在纺车车头锭旁，先取下搭在摇把上的棉花穗子，摇动纺车，试着上线退线，确信一切正常，方开始连续不断地摇将下